

悦 读

向死而生，向盲而看

——读《失明症漫记》有感

周耀凤

你可曾设想，某一天盲流感蔓延，所有人都变为盲人，整个世界将会如何？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励志类书籍适合年少轻狂、意志薄弱时阅读。待精神品格初步形成，需要更好地了解社会和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阅读来拓展自身。历史、地理、政治等相关书籍都是开卷有益的，但有时疲惫，不妨翻开一本小说，《失明症漫记》便是上选。

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充满诡异气息但又贴合人性的故事：在一个看似普通正常的一天，在等待红绿灯的一瞬间，忽然，一个司机失明了，所有的一切在他眼中都是乳白色。有一个“好心人”帮他开车送回家，然后偷了他的车子。紧接着，偷车贼也失明了……一个个城市居民陷入失明状态。政府以为这是一种传染病，于是在精神病院腾出空间，专门安置失明者，却不知失明的人越来越多，看管的人也逐渐染上病，于是看管开始无力。眼科医生也失明了，为更好照顾医生，未失明的医生妻子伪装失明，与他们一起生活。盲人们的生活可想而知，没有人洗漱，没有人打扫，住处臭气熏天。但这不是最糟糕的，很快，进来了恶棍，将所有送来食物拦截，要求各个房间的住户拿出自己最值钱的东西兑换粮食。因为恶棍手中有枪，大家妥协了。两次后，大家所携带的值钱货已然没有，于是恶棍又提出让女人们提供性服务来换取各个房间的粮食。医生的妻子也遭受了凌辱，而且眼睁睁地看着姐妹们被侮辱，终于狠下心，拿剪刀将恶棍头领偷偷杀死。结果枪支落入他人之手，开始新统领。最后，医生的妻子制造火灾将那些恶棍烧死，逃出了精神病院，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到处是盲人，所有储备食物的超市都被抢空。他们一行七人，四处寻找食物，有幸等到重获光明。

小说是荒诞的，毕竟失明不同于流感，盲流感从未存在于已知的现实世界中。但小说又是真实的，那些关于人性的善与恶、人类面临危机挑战时如何生存、文明的底线和临界点等人性问题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作家萨拉马戈本人所言：“这部作品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人类的盲目，包括理智的盲目、狂妄的盲目、蒙昧的盲目、自以为掌握一切的盲目，也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难怪乎作家苏童看完《失明症漫记》后感慨：“萨拉马戈和马尔克斯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两位作家，但在我看来，萨拉马戈对现实的隐喻更强。”

在谈到为何创作《失明症漫记》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言：“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却不是很好。我的小说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罢了。作为一个人和一名作家，我不愿不留下这个印记而离开人世。”

重新回到开篇的问题，也许，每个人都应对“失明”心存畏惧，对“未曾失明”满怀感激。正如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我们同时以“向盲而看”的方式存在着，因为终有一天，视觉会随着生命终结而消失。我们每个人都走在变为盲人的路上。

向死而生，向盲而看，需要我们敢于直面人性的刺骨阴暗，正视有序、祥和背后的可怕隐患。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观物、观事、观人，品貌、品时、品心。

“书话”种种

傅晓慧

书话，说白了，就是谈论书籍的文字。今天我们称之为“书话”，而在从前，这基本是属于目录版本的范围。而且这样的文字在古代最先并非始于私人论著，而主要由国家有关文化部门负责专门编写。比如汉代时刘向父子就受命校秘书，著有《别录》、《七略》等著作。而刘向也被后代学人尊为我国目录学的鼻祖。而东汉的辞赋大家、史学大家班固写了《汉书·艺文志》，这是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以后三国两晋时期，皆是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山河仓皇之际，书目著录也就没能得到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隋唐重新江山一统，在大唐初年开始修《隋书》，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有《群书四部录》这一重要的朝廷藏书目录，这才慢慢又令官修书目兴盛了起来。

文人大都喜欢宋代，两宋的文化政策很宽松，彼时，私人刻书、藏书的风气也大行其道，各种各样的书目著录纷纷面世，其中名声最显的就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尤其是前者，可称是私家书目的一本经典代表之作。明清两朝时，这类书就更多了，且出现了大量精品。细细翻阅它们，会发现，其在内容上也有了明显的拓展和变化——除了记载书目外，还出现了书跋的辑录，文笔也颇富雅趣，深得后代爱书之人的赞赏。像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王士祯的《渔洋书跋》等作品，至今读来还恍若见古人对各种书籍的独到、真切的心得。

从前的书目、书跋到了近现代就被命名为“书话”了。要说它们的功用，一方面，自然是记录了古书的各种版本和目录，另一方面，“谈论书籍的文字”本身就可以是极具魅力的文字，书里书外，皆有机趣妙意，援笔叙来，袅袅书情，溢于言表。今人写书话，更是将书外的风俗、人心、世理一融人其中。当然，里面也含有轶闻掌故、书籍源流之类内容。比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就是此中翘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时事艰难，但文化有一时的繁荣，特别在书界。其实严格说来，近现代意义上的“书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兴起的。家贫辍学、靠着业余写作而渐有声名的唐弢先生履《书林清话》之风雅后尘，著有《晦庵书话》一书。而阿英、郑振铎也有《阿英书话》、《西谛书跋》等作品问世，影响广泛。我记得，北京出版社出过一套《现代书话丛书》，里面包括《唐弢书话》、《阿英书话》、《郑振铎书话》、《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巴金书话》、《孙犁书话》、《黄裳书话》。这些作品既承袭了前人对于书话具有书跋、书事的笔记特色，同时又将富有文化色彩的笔触衍生至了各种书籍的情致、意境、怀抱中去。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在这些见得着作者真性情的文字里还不乏针砭时弊的意味。

如今的书话文章更多了，简直形成了一种文化景观。书话文章亦可分门别类，有的接近于学术随笔，有的闲散优美如散文，还有的紧紧围绕着自己所钟情的书本、书人和书事……总之，不一而足。

然而，话说回来，书话这一文体，自古以来就没什么体例框架和规定。只要和书有关，不管是谈论书的作者，还是谈论书的版本，但凡缘书而起，有感而发，可尽数写来，即便文辞论点中偶有纰漏也无伤大雅，因为书话是宽容的，允许一家之言，允许各抒己见。

三味书屋

发挥区域性本土文学研究之长

——谈《白马湖文派短长书》

吴福辉



朱惠民先生研究浙地的“白马湖文派”有年，颇具心得，在这个领域内算是一位有实力的文化学者了。

“白马湖”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先是个不大不小的散文流派，与“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血肉相连。朱惠民先生20多年前便从考察朱自清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关系入手，从对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俞平伯等单个作家的研究到整体流派的命名，到风格特征的概括，从此踏入白马湖文化的圈子，一发而不可收。他的学术精力十分专注，没有旁骛，耕耘不止，发现的是一块“自己的园地”。这样，就有了影响不小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编选，有了《白马湖文派散论》。而现在，他的目光从散文一隅逐渐移向更宽阔的文化空间，“文派”的名义渐次定型，自有其深意在。眼前这个“短长书”的题目也值得玩味：不仅是指历年积累的那些长长短短的白马湖论述，也暗示了作者的文字，正欲与自然质朴“混搭”流丽纵横的白马湖文化相对应呢（朱自清曾有一篇短文即名曰《短长书》）。

朱惠民的“白马湖文派”研究因而有了一些特色。其一，充分发挥区域性本土文学研究之长。你看他挖掘白马湖的新文学事迹、报刊资料、讲演记录等，都不是外地研究者能轻易接触到的。他举的《我们》、《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春晖》、《大风》、《山雨》、《新奉化》、《四明日报·文学周刊》、《宁波评论》、《火曜》等刊物都是研究地方文学的绝好材料。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他写的《白马湖讲演词考论》，知道当年春晖中学的校内演讲者有经亨颐（该校校长）、丰子恺、刘薰宇、刘叔琴等，校外聘来的有蔡元培、沈泽民（茅盾亲弟）、杨贤江、黄炎培、陈望道、黎锦晖等，觉察到这群知识分子的中间偏左的思想倾向。这可以解释很多“白马湖现象”。区域性本土文学研究的特点，是材料新颖，富地方性，可以支持全国性本土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它鲜活、亲切，能发挥地方学者的优势。所以沈从文

的家乡湘西学者就会专门研究土、苗的风俗，探讨巫文化与沈从文的关系；茅盾家乡浙江桐乡的学者就会从发掘茅盾少年时期作文起步。当然，区域性研究如果不及时调整，不勇于打开眼界，必会狭窄，这是需要警惕的。

其二是从材料出发，所有的论述都是以扎实的材料为前提的。论从史出，史料在研究中的第一性位置不能颠覆，它还能向论述的主体渗入，使其言之有物有据。因而，朱惠民的论文有活力，在资料基础上的品鉴分析较多，以至于他也逐渐意识到要多运用史料性的随笔，来为自己文体追求的目标。这一点，要不绝对化，只要不随意地排斥学院派论文，是无可厚非的。反之也一样。

其三，尽量扩大研究的外延。比如将“白马湖文学”延展到“白马湖文化”：由散文到新诗，由创作思想到审美生活情趣，由文学流派到组织、媒体再回到人格特征，由整合全体到绘制时代人文地图等，都是扩展。对我所写朱自清在宁波的教育生涯一文《语文教学中的“人格”教育》，尤为关注，认为是很有前途的对“白马湖文派”的拓展型研究。我们只要联系“白马湖文派”的后身“立达派”或“开明派”，想到开明书店同仁所办《中学生》杂志，以及开明教科书和丛书，想到他们面向中小学生读者的不懈努力，便知“白马湖”以人格立身的文学教育精神，有多么重要。

我觉得理解“白马湖文派”的特质，不宜长久地停留在纯正、自然、恬淡和丰腴、隐秀这样一些“文章风格”概念上面。这些固然是对的，如集子中，“静情相融”、“闲情美文”、“绚烂向平淡的复归转移”、“流贯于‘剑’与‘箫’之间”、“激越与隐秀的两个传统是并行不悖的”、“味重于形”等提法，都没有错。但我觉得在文化品性的分析中，还是要适当引进政治思想的视域。“白马湖人”的思想状态，在白马湖时期已露端倪：与激进思想相近，行动上却是守型的。我曾写过短文谈从春晖中学到立达学园再到开明书店的这批学人的总体精神（虽然这三者可以分阶段研究，但最终还是要从总体来理解局部，方才“完整”），说他们是“海上的京派”，亦是此意。要真正懂得白马湖的文与人，这也是一条窥探的路径。

我还要郑重推荐朱惠民的另一部佳作《舌尖上的宁波》。朱惠民提倡美文美食，读他这类小品，正是“食料与文料共舞，乡思与舌尖齐飞”，堪称享受。但更重要的是他将佳馔珍馐与文人风雅融为一体，讲周作人喜吃豆腐菜，俞平伯尝过宁波野味，朱自清“贪食”说过宁波年糕“其佳在‘滑’”的名言，苏青喜欢家常菜还写了《谈宁波人的吃》，你弄不清究竟是文学掌故，还是民国食谱汇集。书中仅文题包含“白马湖”三字的就有《“苦雨斋”里的宁波海味与白马湖鱼干》、《宁波吃·白马湖·开明酒会》诸文。他还查证周作人《鱼腊》写的也可能是白马湖醉鱼干，而开明酒会有一不成文的规定，凡入会者“一次要能喝五斤绍兴加饭酒，结果，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章锡琛等全部入选”，大半皆白马湖老友也。朱惠民谈浙东美食和白马湖散文都用了“清淡而腴润”一语，将闲适中的积极生活趣味，推到了极致。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人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读韩长茂《履痕心迹》

叶龙虎

说实话，书捧起后就放不下是我年轻时的状态，随着年龄增长，手不释卷成往事了。然而，读老韩的散文集《履痕心迹》，读了还想读，读完了仍意犹未尽，很多有趣、生动的细节盘旋在脑子里。这大概也算“人以群分”吧，他那些看上去很随意甚至有点琐屑的文字，很能引起我的共鸣。

《履痕心迹》未分章节，大致有怀念故乡、追思故人、旅游笔记、老年乐趣和人生感悟这几部分内容。作者退休前跑过很多地方，因此这本书的很多篇什是游记，写得生动，有景有情，还有很多人生的哲理。然于我来说，最爱读的还是他写故乡、故人的文章。

在文章《父亲的年画》、《老农轶事》、《柿子记趣》里，作者细腻的情感从他记述的一件件小事中流淌出来。那些饱含着亲情、蕴藏着趣味、凝结着哲理的故事、人物，包括他的奶奶、父亲，以及那位被他深深怀念着的老农，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走到了读者的眼前。“以往奶奶抱着我快到这家小店时，总叫我闭上眼睛，待走过小店再叫我睁开。长大后我才体会到奶奶是怕我嘴馋，无奈使了‘障眼法’。那天，奶奶抱着我来到这家小店，拿出5分钱，买了两个红红的果子，说：‘红红的，绿绿的，叫你猜一猜。我望着奶奶直眨眼。只听她说：‘这叫紫红柿。说着递给我一个，我也不知道剥皮，就咬了一口，呵，那个味道真是甜啊——这一甜就是几十年，至今我的心里还留着永远抹不去的甜。’小小的一个红柿，就让作者记忆到如今，轻轻的一声‘闭上眼睛’，就将奶奶在苦难岁月中以特殊方式表达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文章《父亲的年画》里，作者细腻的情感从他记述的一件件小事中流淌出来。那些饱含着亲情、蕴藏着趣味、凝结着哲理的故事、人物，包括他的奶奶、父亲，以及那位被他深深怀念着的老农，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走到了读者的眼前。“以往奶奶抱着我快到这家小店时，总叫我闭上眼睛，待走过小店再叫我睁开。长大后我才体会到奶奶是怕我嘴馋，无奈使了‘障眼法’。那天，奶奶抱着我来到这家小店，拿出5分钱，买了两个红红的果子，说：‘红红的，绿绿的，叫你猜一猜。我望着奶奶直眨眼。只听她说：‘这叫紫红柿。说着递给我一个，我也不知道剥皮，就咬了一口，呵，那个味道真是甜啊——这一甜就是几十年，至今我的心里还留着永远抹不去的甜。’小小的一个红柿，就让作者记忆到如今，轻轻的一声‘闭上眼睛’，就将奶奶在苦难岁月中以特殊方式表达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就跟随作者的笔端，走进曾经的新西门、老西门，走进曾经小桥流水的余姚古城吧，作者会告诉我们很多过去的风景。“福寿桥两边河塘的护栏石柱上，是雕工精细的荷花，被称为‘绣花河塘’，桥下有一个埠头叫‘好看埠头’。那时，乡下人乘船到阳明医院看病，小船就停泊在‘好看埠头’。沿着桐江岸边的石板路，过城隍庙的后墙，经银锁桥、金锁桥，桐江就汇入三官堂江了。我八九岁时，家租居在‘抑抑堂’，离桐江很近，那时河水清澈，经常有人在河里摸鱼摸虾。”（《姚城曾经小桥流水》）在作者流畅的叙述中，作为生长在农村、从未见过昔日姚城的我，仿佛也触摸到了昔日江南小城的美丽身影。

那些从文字里溢出来的对过去时光的留恋，更让我感动。作者在《江南直街的记忆》里，还原了旧时街市的盛况：“买膏药的‘大力士’，当他把那张滚烫的膏药贴在伤者的腰部时，伤者的嘴巴总是左右歪一歪，然后轻轻发出‘嘘’的一声。”绘声绘色的描述，把我带回了那个年代。那时农村集市与城市街景的差别并不大，我从小看惯了变戏法卖膏药、唱小曲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

《姚江里的船》是一道风景。“高高的桅杆，两边画着大大的眼睛，它们从宁波城厢、镇海一带过来，渔船上有新鲜的海鱼。”快船埠头，船主大多是戴着乌毡帽的绍兴人，这种船需要两个人撑，航速比一般的要快，除了装运轻小货物，还送一些办急事的客人。当时若是乘快船来的，会让人肃然起敬，好比现在坐飞机的商务舱。”作者从小就是生活的有心人，对日常生活观察得非常仔细，让读者感受到蕴涵在其中的意味，了解到当年水乡人们的生活场景。

在文章《父亲的年画》里，作者细腻的情感从他记述的一件件小事中流淌出来。那些饱含着亲情、蕴藏着趣味、凝结着哲理的故事、人物，包括他的奶奶、父亲，以及那位被他深深怀念着的老农，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走到了读者的眼前。“以往奶奶抱着我快到这家小店时，总叫我闭上眼睛，待走过小店再叫我睁开。长大后我才体会到奶奶是怕我嘴馋，无奈使了‘障眼法’。那天，奶奶抱着我来到这家小店，拿出5分钱，买了两个红红的果子，说：‘红红的，绿绿的，叫你猜一猜。我望着奶奶直眨眼。只听她说：‘这叫紫红柿。说着递给我一个，我也不知道剥皮，就咬了一口，呵，那个味道真是甜啊——这一甜就是几十年，至今我的心里还留着永远抹不去的甜。’小小的一个红柿，就让作者记忆到如今，轻轻的一声‘闭上眼睛’，就将奶奶在苦难岁月中以特殊方式表达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从文字里溢出来的对过去时光的留恋，更让我感动。作者在《江南直街的记忆》里，还原了旧时街市的盛况：“买膏药的‘大力士’，当他把那张滚烫的膏药贴在伤者的腰部时，伤者的嘴巴总是左右歪一歪，然后轻轻发出‘嘘’的一声。”绘声绘色的描述，把我带回了那个年代。那时农村集市与城市街景的差别并不大，我从小看惯了变戏法卖膏药、唱小曲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

宁波通讯 7月(上)总第391期

领导要论	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 全面提升新型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	刘奇
本期关注	宁波新材料产业发展之路	
	新材料孕育产业发展新活力	
	宁波市培育发展新材料产业的调查与思考	刘奇
	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新材料科技城建设	陈仲朝
	新材料科技城：好一块人才管理“试验田”	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宁波新材料建设紧缺人才分析	张雨等
	资本助力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廖文剑
	新材料科技城建设如何规避风险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宁波新材料产业：在合作中实现“弯道超车”	夏年泽
特稿	《习近平同志对宁波工作指示》摘要	本刊编辑部整理
	学讲话 倡真谛 强党建 促发展	杨立平
改革在实践	深化投融资改革 加快推进余姚新型城镇化	奚明
天一茶屋	民主生活会应该动真格	袁浩等
财经视点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努力打造宁波港航服务业集聚区	孙黎明
	规范港口配套服务 促进口岸发展升级	
	——以船舶污水接驳服务为例	吴安萍
	关于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推进宁波城市	
	国际化的几点思考	江鲁
经济研究	推进石化产业集群 打造世界级炼化一体化标志性企业	顾甬明
	关于进一步推动北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对策研究	
文化视点	让文化礼堂成为新时期农民群众的精神殿堂	杨益 贺建良
	构筑乡村精神家园 ——宁波市农村文化礼堂纪行	郑丰 郑静雅
天一图话	走特色文化礼堂发展之路	鄞州区委宣传部
故里黑白	农村文化礼堂剪影	胡学军等
工作实践	大德奇崛：方国珍、方孝孺与方氏家族	黄文杰
	教以真 惠民以实 谋事以新	
工作思考	——市图书馆全面提升机关党组织服务水平	沈剑光
人 物	关于构建宁波市共建系统网络舆情应对体系的思考	王人扬
党建视点	北仑：探索破解农村小微权力监管难题	毛思洁
基层党建	在“同为大桥人，共创大桥业”的主题下 风雨同舟 凝聚合力	市委政策研究室
	谋在深处 转到点上	方夏平
采 莲	化解“另类乡愁”	柴高坤 黄明刚